

生活流水

剃头师傅曹大瞒

程秀德

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,理发叫作剃头。曹大瞒父子俩都是剃头的,父亲曹德三自从摔伤了左腿后,剃头的事就落在曹大瞒身上。大瞒高大的身材略显佝偻,他为人老实,老实得有点憨。大瞒老婆阿香个头矮小,平时很少言语,大瞒每次外出剃头,总是带着她打下手。

曹大瞒总是骑着那辆半新不旧的二八式自行车出行,阿香背个带搭扣的木箱坐在后面。木箱有些陈旧,但里面装的东西却不少,围布、手推叉、剪刀、木梳、刮胡刀、荡刀布、小刷子、布包等,样样俱全。剃头前,大瞒总是先将手推叉、剪刀、木梳、刮胡刀等工整地摆放在桌子上,用小刷子将这些工件轻轻地刷上一遍,阿香则将帆布做的荡刀布挂在门铁环上。

大瞒将围布从前绕到后围在我的身上,上口塞进我的脖子里,围布的两边拉紧,再用竹夹子上下夹住,准备工作就好了。随着“咔嚓咔嚓”的手推叉声,一撮一撮的头发应声落下,不大工夫,剪发结束了。阿香搬来脚凳,盛半盆水,大瞒轻轻按下我的头,先双手往我头上招些水打湿头发,然后左手在我头发上涂抹香皂,右手不断地挠动着,阿香则用葫芦水瓢往我头上慢慢地浇热水。之后,大瞒用毛巾在我头发上使劲地搓揉,以便干水,再用剪刀细心地修剪着潮湿的头发。

接下来就是修面刮胡子。大瞒接过阿香热过的毛巾,敷在我脸上。几分钟后,他用小刷子在我面部及胡须部位涂抹肥皂水,再将刮胡刀在荡刀布上来回摩擦几下。刮胡刀在我的脸上轻轻滑过,那刮刀的声音很是轻微,如同刀尖刮纸的声音,细腻又柔和,胡须无声地落下地来。大瞒手上动作非常缓慢,他深

知修面刮须虽是小事,刀锋可不留情。

最舒服的莫过于掏耳朵了。大瞒将凳子移到日光充足的地方,让我端坐在凳子上,耳朵朝阳,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布包,取出挖耳勺、镊子、耳扒与鹅毛棒等四件套,在桌上一字排开。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将挖耳勺伸入我的耳朵内,轻轻地转动几圈,然后用镊子伸进去,夹起大颗粒耳屎,再用耳扒从里向外轻轻地刮、慢慢地扒,将细粒耳屎带出,最后用鹅毛棒在耳朵根部清扫几下,轻轻向外拖出。做完这些后,大瞒还眯着眼睛对着耳朵里吹几下。之后,他解开我身上的围布,拍拍我的肩部,轻声说“好了”。

那时的人们口袋里是不揣钱的,剃头的工钱都由阿香记在小本子上,大人每次五毛,一月一次,一年六块钱。到年关时,他们夫妻俩挨家上门收取工钱。除了小孩子剃头不收钱外,还有一种情况大瞒夫妇也是不收钱的,那就是家中有老人去世的。按照我们桐城老家的风俗习惯,老人去世的当天,家里人都要请大瞒给晚辈(男性)剃头,叫“打矮装”,这既是对逝者的哀悼,也是对前来吊唁人的尊重。大瞒夫妻俩为人实诚、厚道,每年正月初一,他们都到村上挨家上门拜访,递上一支烟,说几句客气话,就算是打个招呼,请老少爷们来年照顾他们的生意。

听家兄说,大瞒的妻子阿香前些年去世了,如今大瞒与儿子住在一起,杖朝之年的他,基本不给人剃头了。如今,儿子曹辉也做起了理发的行当,并在镇上开了家理发店,听说生意还不错。大瞒呢,还是闲不下来,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如给客人倒水、打扫地上头发等。只有乡下几个老哥们来时,大瞒才亲自上阵,还是用着他那手动推叉、剪刀和木梳,但也仅是剪发而已,至于刮胡须、掏耳朵,那是不能再做了,毕竟这些都是刀尖上的活啊!

好的葱花和蒜末,再加入各种调料搅拌均匀。我站在炕沿上撑开羊肠的一端,母亲把小漏斗的细嘴儿套进羊肠里,父亲一勺一勺将羊血灌进去。

父亲煮血肠从不会爆破,他总是耐心地守在灶边,一边看火候,一边拿一根针,隔几分钟就扎几个小孔放放气。

煮熟的血肠盛放在大托盘里,待稍稍冷却一点儿,父亲就用小刀切成五六毫米厚的片儿,放在平底锅里一煎,外焦里嫩的,吃起来油香满口。

冬天,每次家里改善伙食煮肉,主刀的总是父亲。肉一出锅,站在砧板前的父亲也不怕烫手,将肉拎上砧板,切成小片儿,放进母亲刚调好汁儿的碗里。馋肉的我们总是等不及,往往是我们已经吃饱了,母亲才上桌。父亲一定是最后一个上桌的,倒一杯酒,一边小酌,偶尔吃上一片肉,笑眯眯地和我们说话。

如果是炖骨头,父亲就用小刀剔下骨头上的肉,全部放进我们的碗中。父亲总说他不喜欢吃瘦肉,所以他碗里的瘦肉都会夹给我们,我们年少,也吃得心安理得。

如今,在父亲过世十二年之后,我也已是步入中年的母亲,回想起当年种种,想起父亲当时脸上的神情,心就揪扯着痛。

这世上,除了一些天生不爱吃肉的人,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瘦肉?

父亲的刀具在厨房里依旧熠熠生辉,它们曾经伴随着我们姐弟三人走过了成长中的春夏秋冬,如今,又伴随着我的孩子一起长大。并且,我相信它们所传递的爱和温暖会一直传承下去,一代一代生生不息……



沐浴 汤青 摄

家园小景

冬到菱湖公园

施小军

来菱湖,源自我读师范时的班主任高教授的多次推荐,她说此地有人世之神,出世之幽,人间有味是清欢,为理想乌乡桃花源。

走进湖边的开放公园,坐在堤岸边的石椅上,很是惬意,空气清新,略带香甜味,鸟鸣声脆,鸟鸣声也很急。六七点钟的光景,天已大亮,云层被尚未喷薄而出的太阳染成蛋黄色。而远处的黛山,近旁的湖水和身侧的巨树,仿若一幅水墨丹青,运笔和着色深浅相配,也浓淡适宜。如果要在长卷上题首诗,该选择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还是“江流天地外,山色有无中”呢?

渐渐地,公园里的人多了起来。男女老少均沿着堤岸运动开来,有的缓走、有的疾跑,还有舞剑和打太极的。忽然又来了两队跳舞的大爷和大妈,统一的红色外套,比另一队自由着装的气势上更强一些,举手投足间有顾盼生辉的样子,只是舞起来后,节奏和动作明显略逊一筹,怕是哪里都有差生文具多的现象吧!曲风忽地大变,从欧美流行乐转到中国音乐,一队放起“采蘑菇的小姑娘,背着一个大竹筐”,另一队亦不甘示弱,请童安格出战,“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,好让我向寒冷买点温暖”。

听旁边的人说,这些都是菱湖公园周边退休的空巢老人,孩子们都在南京、合肥或者安庆市区做工。每天,他们先跳个广场舞,或跑步、或拉伸,浅浅地锻炼一下,就去市场买菜,再回家简单做个饭。本地年轻人对这些退休的大爷大妈很是宽容,不觉得他们跳广场舞是一种负担,很开心地把退

休的老人们叫作“乐龄人士”。老人们讲话都很客气、悦耳,就是他们伴舞的动感音乐,音量亦很轻,多走三五步,便几乎不能听清。老人们也很自觉,只在公园这样的公众场合放音乐、跳舞,更是与来往跑步打球的青年们场地错开,互不干扰。

坐在长椅上等日出,微风拂来果木的香味,水波不兴的湖面忽然有了波动。顿时,一只,两只,无数只鸟儿,开始独吟,开始合唱,开始多重奏,原本2D的画面,顿时3D起来,又加了杜比环绕立体声,真是重重似画,曲曲如屏。

起身越过堆在路侧的黄叶,往枯草更深处行走,行人少至,一时间竟迷了路。薄雾处,远远来了个人,使用仅会的几句安庆话来打招呼。当年在法国背包旅行时,用英语问讯几乎没人搭理。而讲了句把“波热赫”“波所瓦赫,呆撒蜜”,立刻就能引起路人的热情。

或是本地人的热情,或是难得遇到可以听她唠叨的人,我用安庆话打招呼而认识的兰姨,不由分说地带我去了不远处一家早餐店。这时已是早上6点多,早餐店里人挤人,这个说来碗面,那个喊加份鸡汤炒米,好不热闹。跟着兰姨的推荐,要了份鸡汤炒米,一个包子和两个烧饼。老板在炉里现舀一勺鸡汤,放到碗里,再撒一把本地炒米覆于汤汁上,简简单单、浮浮沉沉、袅袅婷婷。那碗鸡汤炒米,顿时有了灵魂和生机。

在寒冷的冬天,于热气腾腾中看到一张张满足的脸,这不正是我们苦苦追寻的人间烟火和田园牧歌吗?

儿女情长

父亲的刀具

王改梅

父亲酷爱收藏刀具。

父亲的宰羊刀小巧精致,骨制的刀柄,合口处特意镶了两条红杠。小雪到大雪这段时间,是故乡杀猪宰羊的时节。我小时候胆儿大,这时总爱跟在大人身后转。

父亲宰羊利落得很,手起刀落,羊没有多大痛苦。

飘过一层薄雪的早晨,父亲从羊圈里把头一天起就不再喂草料的羊拉出来,父亲在前面拉,母亲在后面推,推搡上正屋的台阶。随后,父亲抓住羊一侧的两条腿,使劲儿一提,羊就被放倒在台阶上。我赶紧递过小细绳,父亲麻利地将羊的四条腿交叉捆住,拿起窗台上的小刀,一刀下去,鲜红的羊血汩汩地流进我手里端着白搪瓷盆里。

羊血肠是每年冬天家里必备的小吃。宰完羊的当天,趁羊血还温热,母亲从仓房里盛两碗荞面回来,父亲在羊血里加少许温水,把荞面倒进去,放入切

